



# 没有停摆的上影节，或许更强大

□陆支羽

他的遗作《月吟》。虽然没能引进另两部名作《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但仅这10部便足以让我们重温一番费里尼的梦境与狂想。

相比费里尼而言，“向大师致敬”单元中的另一位名导克劳德·夏布洛尔，同样不容小觑。虽然他在法国新浪潮“五虎将”中的知名度不如戈达尔和特吕弗，但身为作者型导演中的佼佼者，他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一众拥趸，甚至连奉俊昊导演都是他的“迷弟”。趁夏布洛尔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本届上影节择选了四部他的电影进行展映，包括其自编自导的《漂亮的赛尔吉》和《好女人们》，以及改编自经典名著的《冷酷祭典》和《包法利夫人》。

当然，日本动画巨匠今敏导演更是“向大师致敬”单元中最具观众号召力的重要存在。因癌症而英年早逝的他，如今已然离开我们整整10年之久。在这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夏天，又有谁不想在大银幕上看一场今敏动画以示纪念呢？因此，无论是盗梦遗作《红辣椒》、穿越历史的《千年女优》，还是半途加场的现实之作《东京教父》，每一场都是数秒售罄、一票难求。同样的，日本另一位超人气名导北野武的四部作品也是本届电影节上的香饽饽，警匪神作《凶暴的男人》、黑帮喜剧《奏鸣曲》、时代剑戟片《座头市》以及爱情偶剧《玩偶》，每一部都是粉丝们的抢票热门。这位曾经说出“无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的电影奇才，正是凭借着他过人的导演才华，成为影迷心目中真正的武士。

而不得不提的还有“向大师致敬”单元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导演吴贻弓。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改革开放后首位荣获国际大奖的国内导演，同时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始人。而此番选映的《城南旧事》和《阙里人家》这两部吴贻弓作品，则都是华语影史上分量十足的优秀作品。试问，中国电影人何以一代代薪火相传，显然离不开吴贻弓这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

遗憾的是，迫于疫情原因，本届上影节还是无奈地选择了放弃主竞赛单元金爵奖以及亚洲新人奖的评奖，最终参考了戛纳电影节的备选方案，仅以官方入选的方式公布了两份片单。在金爵奖官方入选影片中，我们看到不少华语电影新作，比如大鹏的文艺转型之作《吉祥如意》、李霄峰犯罪新片《风平浪静》、鹏飞飞的异国寻亲之旅《又见奈良》。而国外导演的入围新作中，较为热门的有日本名导冲田修一的新片《孩子不想理解》、安提·乔金恩的画家传记电影《海莲娜：画布人生》、马切伊·佩普日黎的钢琴题材《盲琴师》等等。此外，纪录片部分则以原一男的《水俣曼荼罗》和陈传兴的《掬水月在手》最受影迷关注，前者深入地追寻了日本水俣病污染事件背后的真相，后者则细腻动人地记录了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传奇人生。

在亚洲新人奖官方入选影片中，同样有几部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影，它们已然在其他影展上拥有了不俗的口碑。比如黄梓导演的《暮伶，一鸣，伟明》，曾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评委会大奖，以其浑然天成的人气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华语片年度之选；梁鸣导演的《日光之下》则曾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斩获了

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其看似不动声色却又充满张力的创作手笔让人印象至深。此外，白志强导演的《拔浪鼓咚咚响》也以一场简单真挚的寻父之旅打动了很多影迷。

而纵观本届电影节上展映的华语电影，还有不少新作同样难得一见。在“华语新风”单元中，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气球》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该片曾提名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主竞赛，还曾荣获海南电影节金椰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高鸣导演的《回南天》也曾在鹿特丹电影节以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亮相，收获不少影迷的肯定。从影评人转型为导演的李云波带来了他的第二部剧情长片《无名狂》，完成了内心理藏多年的武侠梦。还有香港新导演黄庆勋的《麦路人》，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郭富城在演技上的全新蜕变。在“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追捧的华语片则是出自青年导演顾晓刚之手的《春江水暖》，该片曾入选戛纳电影节，成为影坛上周单元的闭幕影片，后来又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囊括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想来，正是顾晓刚导演这份“打造长卷式东方美学”的野心打动了不同电影节选片和评委，由此也在本届上影节上最终被评为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影片。

跟戛纳、威尼斯、柏林一样，上影节对于“经典影片修复”的重视程度也在随着电影节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今年的“4K修复”单元中，曾在华语影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影片《祝福》在修复后重新放映。该片由桑弧导演拍摄于1956年。影片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由剧作家夏衍担任编剧。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经典修复项目，该片还成功地入选了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而香港知名导演于仁泰的《夜半歌声》和《白发魔女传》，则是香港东方影业今年的重要修复项目。早在4月初，为了纪念张国荣去世17周年，就曾以4K修复版本在香港重映。如今终于得以在上影节亮相，自然成为很多影迷的抢票首选。

与此同时，“4K修复”单元中的国外经典影片，几乎每一部都是影迷们众相争抢的重头戏。奥斯卡大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时长三个小时的战争片巨制，以导演终极重剪版为噱头，顺势荣登为了“本届上影节最难抢的电影”之一。而同为战争题材、同样长达3小时的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也当仁不让，售罄速度让人惊叹。相比之下，日本导演川岛雄三的《安详之兽》和增村保造的《刺青》虽然不是影迷们的抢票首选，却也是场场满座。毕竟，在大银幕上看4K修复版电影的乐趣，身为影迷的我们早已心照不宣。

倘若你没能如愿抢到“4K修复”单元的电影，那就一定不能错过各家云集的“影史推荐”单元。这里有查理·卓别林讽刺希特勒的战争片《大独裁者》、亚历山大·杜辅仁科的诗意之作《大地》、大卫·格里菲斯爱情悲剧《一路向东》、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现代爱情三部曲”之首《奇遇》、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集体无意识迷狂之作《同流者》、大卫·林奇的另类传记片《象人》等。

而基于近年来中国电影与日本电影的密切关系，以及国内影迷对东瀛映画的持续性关注，每年上影节必不可少的单元便是“日本电影周”和“霓虹映画”。显而易见，这两个单元集合起来的日本新片总量，往往都要比其他国家入选的电影多得多，因此质量上也难免

良莠不齐。而细数今年入选的日本新片，虽然口碑上褒贬不一，但火爆程度几乎与往年不相上下。英勉的《碧蓝之海》、行定勋的《剧场》、三岛有纪子的《红》、濑濑敬久的《乐园》、棚田由纪的《爱情人偶》、佐藤东弥的《赌博默示录3》、中川龙太郎的《静悄悄的雨》、高桥伴明的《不痛的死法》、柳明菜的《消失吧，群青》等，还有“首映盛典”单元的大热门《行骗天下JP：公主篇》，几乎每一部都因其不同的演员参演而在国内有着一大批追随者。

难得的是，今年正值日本松竹映画诞生百年，由此，上影节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松竹映画100周年”单元，为大家带来5部松竹公司出品的日影经典，分别是黑泽明的早期作品《丑闻》、野村芳太郎的推理佳作《砂之器》、小津安二郎的首部有声片《独生子》、木下惠介的美学代表作《楢山节考》，以及小林正树的武士片杰作《切腹》。追忆当年松竹公司留下的那句“电影最重要的是给予希望，绝对不能让观众失望”，也可见上影节策划这个特别单元的良苦用心。

此外，上影节的历年保留单元还有“名导新作”和“影展精粹”。在这两个惯有的单元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们的新作，其中不乏曾在全球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拿过大奖或者被提名过的作品。比如在今年入选这两个单元的影片中，达内兄弟的《年轻的阿迈德》曾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过最佳导演；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曾平遥国际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的座上宾；阿莱汉德罗·朗德思的《猴子》曾是圣丹斯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得主；罗伯特·艾格斯的《灯塔》、沃纳·赫尔佐格的《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来自戛纳电影节；是枝裕和的《真相》、香农·墨菲的《乳牙》、海法·曼苏尔的《完美候选人》来自威尼斯电影节；而吉约姆·布哈克的《南法撩妹记》、菲利普·加瑞尔的《眼泪之盐》、卡米洛·雷斯特的《管道》则来自柏林电影节；还有布里兰特·曼多萨的《棉兰老岛》曾在釜山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大林宣彦遗作《海边电影院》则始发于东京电影节。

而或许，对于更多普通影迷而言，上影节最吸引人的展映片可能是“IMAX”单元的“哈利·波特”系列。为了提前纪念该电影系列诞生20周年，本届上影节特别推出了“哈利·波特”全系列特别展映，共计8部电影。对于国内的影迷们而言，这样的沉浸式体验让人着迷。而为了更深刻地铭记这注定不平凡的一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了“人类启示录”单元，以5部风格各异的电影与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展开一场面对面的生死叩问。无论是好莱坞巨制《僵尸世界大战》、科幻新作《降临》、日本动画《大都会》，还是戈达尔的影像论文《电影社会主义》，抑或聚焦第三世界的《不朽的园丁》，电影里的每一次思考都在这个命运多舛的2020年有了更深层的关照生命的意义。

展映之余，本届上影节的电影创投则依然如往年一样搞得如火如荼，即便我们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等待这些电影在未来一部部诞生。而作为电影节最有鼓舞性力量的存在，今年上影节的“电影学堂”请到的7位嘉宾电影人，是枝裕和、贾樟柯、河濑直美、拉夫·迪亚兹、丹尼斯·维伦纽瓦、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詹姆斯·沙姆斯，他们以各自独有的感知道出了对“后疫情时代”电影的希望。正如是枝裕和所言，疫情带给他的最大启示在于，我们要努力学会去捕捉在日常生活中用眼睛看不到、却能够感知到的东西。

## 在

这个连戛纳电影节都因疫情而被迫停办的2020年，还能有幸等到上海电影节的顺利开幕，对国内影迷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幸福；即便这场属于电影的狂欢终究还是比往年要迟到了整整一个月。

回望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9天时光，宛如一场起死回生的迷梦，想必也将在每一位影迷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烙印。我们原本以为，在经历过长达半年的疫情肆虐之后，或许很多人已然对“看电影”这件事不再如此心怀热情；但抢票当日掀起的迷影狂潮，却印证了一个事实：纵使电影院停摆再久，影迷们热爱电影的心却永远都不会改变。

随着那幅极具未来感的上影节主视觉海报的出炉，我们也终于被迫无奈地得以体验到“后疫情时代”全新的观影模式。每场放映只放出三成座位；每位观众进入影院都要测体温，并出示健康码；放映期间必须全程戴口罩，更不准带饮料进场；为避免有人不遵守隔座观影，甚至所有未出售的座位都被贴上了封条。倘若不是因为疫情，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我们有一天竟会以如此魔幻的方式在电影院看电影。

纵观本届电影节的最入选片单，除了不再有往年非常热门的“戛纳零时差”单元，其他单元依然还是尽可能地展现了既往的高水准，从而保持住了国际电影节该有的模样。SIFF经典、4K修复、向大师致敬、影史推荐、名导新作、霓虹映画、日本电影周、首映盛典、万花筒、狂想曲、一带一路、午夜惊奇、影展精粹等等，几乎每一个单元都不乏惊喜之作，实属难得。

在这众多展映单元中，最值得一提的自然是“向大师致敬”单元。今年正值世界电影大师费里尼的百年诞辰，上影节联手意大利电影资料馆为影迷们带来了10部极具代表性的费里尼作品，包括名垂影史的杰作《八部半》《甜蜜的生活》和《阿玛柯德》，早期经典代表作《浪荡儿》《骗子》，独具风格的纪录式电影《罗马风情画》《小丑》和《访谈录》，首部彩色片《朱丽叶与魔鬼》，以及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

庞贝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部，欧洲大陆最活跃的维苏威火山脚下。笔者最早闻其名是接触法国当代作家罗布萊斯的小说《维苏威火山》时，书中叙述法国飞行员塞吉与意大利女郎薇雅的爱情。他们俩同游庞贝城，见维苏威火山停住冒烟，显现爆发前的征象。塞吉预感到他灼热的爱情会像火山一般爆发，其情让读者心驰神往爱神维纳斯的庞贝城。

庞贝城早在公元63年遭受那不勒斯湾地震波及。16年后的79年，维苏威火山于10月24日突然喷发，3天内，全城被致命的火山灰覆盖，淹没进滚烫的岩浆里。从公元前6世纪由奥斯坎人占据，曾经过希腊库卢、伊特鲁里亚、萨莫奈和罗马的千载文明毁于一旦，亚平宁半岛的生存秘密深埋入地下。拉丁语作家小克里尼乌斯的叔父死于这次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救援中。他本人也是那场浩劫的见证人，曾有记载：“数日以来，人们已经感到地震的先兆，但并没有警觉，这是坎帕尼亚地区的天灾，亘古罕见。庞贝瞬间被从地图上抹去，带走了这座名城的秘密。

发现庞贝古城遗址是1592年的事，但直至18世纪它才真正引起欧洲人的重视。1734年，在法国波旁家族查理三世年间，人们开始考古发掘。从1770年到1815年，挖掘工程由欧洲的君主们主持，其中最为积极的是拿破仑一世的妹妹，那不勒斯王国王后卡洛利娜。她崇尚文化，慷慨解囊资助发掘工程，是最将此事萦系于怀的欧洲封建王族贵妇。自1860年起，经过朱塞佩·费奥勒里和米歇尔·鲁吉罗等考古学家的努力，尤其是继承他们衣钵的阿梅迪奥·麦乌利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形成了对庞贝古城系统的规模勘查。至今，人们已挖动44公顷，占庞贝总面积2/3，还剩下22公顷面积的废墟里埋藏着要破解的谜底。1986年在海门

## 天涯异草

附近的城郊公共矿泉浴池，有了最新重大发现，推进考古研究向纵深发展，让浴火的“凤凰城”从灰烬里涅槃。

自然，像对待柬埔寨吴哥窟一样，挖掘者首先要去除废墟上野草蔓蔓的植被，“永恒城邦”遭漫长岁月遮掩的原貌才得以显露。1994年6月，瑞士巴塞卢“古代文化博物馆”根据一项题为“新城阿波利斯”的规划方案，举办了《庞贝古城再发掘》展览。观众读到作家帕斯卡·吉涅亚尔称颂“庞贝壁画诗”的《废墟幽梦录》，在欧罗巴散布开“受难城”幽灵的幻影。

今年7月到9月，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尚在巴黎肆虐，位于花都第八区的大宫殿博物馆瑞士巴塞卢光扬世界文化遗产的创举，如期推出《庞贝考古回顾展》，呈现一座被维苏威火山吞噬，沉寂了近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旧城考古业绩，揭开其宝藏的诱人秘密。《费加罗杂志》出版了“永恒的城邦”专号，发布大宫殿展览讯息，称誉它带领大众“在被掩埋的废墟中作一次漫步”，“让一座数千年的城邦享其美名”。巴黎《影视综艺》周刊发表文化专家吉尔·弗雷的署名文章，指出这一回顾展“揭示了庞贝古城的奥秘”，“世人耗费将近两千年精力，查证出维苏威火山最大一次喷发的准确日期。新近考古挖掘，在‘第五分区’(région V)的一座墙上发现木炭笔字迹，标明纪元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间是10月24日，而非8月24日。”他还说：“由那么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古植物学家、古动物学家、火山学家和地理学家组成的团队相继探索求证，庞贝古城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是人们误认的‘奇维他’(Civita)。后者实际上是现今意大利南方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一座小镇的名称。”步入大宫殿展厅中心区，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尊美侖美奂的罗马皇后莉薇娅大理石雕像，她身后是维苏威火山背影。一条中心主道将展览空间划为四片，参观者可观赏庞贝出土的文物珍品宝物。在展方精心布置下，一阵阵沉闷的火山

## 庞贝废墟的梦魇

□沈大力

爆发声与物件、图像配合，人们眼前犹如滚动着一万只花筒，铺展开镶嵌壁画、护身符、大理石玉兔、金珠耳环、珠宝首饰和希腊罗马精美雕像，以及浩繁的文献。其中，壁画《莱达与天鹅》尤为精美。画面上，希腊神话天王宙斯幻化成一只白天鹅，引诱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妻子莱达，生下美女海伦。另一幅《御苑》壁画展示出维纳斯与其子厄洛斯母子相偎相依的形象，曾给不少大画家创作灵感。再看《双子座》壁画，上面绘形形色色地表露美狄亚在杀死一双亲生子女前的复杂心态，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交汇。还有出土古碑《海伦与墨涅拉俄斯》，画的是美狄亚海伦跟帕里斯私奔后又返回斯巴达王国，与夫婿破镜重圆。这一切都表明，意大利历史上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1787年，歌德赞美被灰烬覆盖的庞贝画廊，称它“反映出一个民族对艺术的酷爱”。1865年，法国文艺评论家泰纳也指出，庞贝绘画的特征是画中有诗，充满生活气息，“文艺复兴的名画更自然生动”。

庞贝出土的文艺艺术品丰富异常。20世纪初发掘出来的“奥秘宅邸”(La Villa des mystères)内有90间套房，其中有关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系列壁画，如一个穿长统靴的童子正在读古典书，右边一位穿着古装、戴头巾的希腊女郎似乎在倾耳细听，另一女郎在其左侧，右手轻置童子肩上，左手握一卷轴，全然一副肃静幽雅的精神图像。另一幅壁画像是冥后珀耳塞福涅重返大地时采摘花朵，或是一位红尘美姝到天堂摘取艳葩，令观者感受一种进入仙境般的愉悦。从斯塔比亚出土的两座古建筑之一“阿里亚德涅宅邸”(Villa d'Ariane)内的壁画，可跟17世纪热那亚画家马尼亚斯科画的明暗对比景致相媲美，形似中国水墨画，投射出罗马的社会缩影。在大宫殿展出的诸多展品里，特别吸引观众的，还有壁画《阿

伽门农献祭》。它来自庞贝的“诗人之家”，画上呈现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在率领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城途中，为了平息汹涌海浪，把站立身后的女儿伊非热涅亚献祭女神阿耳特弥斯的情景。此君心中有愧，不敢正视天日，以手遮眼，如同俄狄浦斯挖瞎自己双眼那



巴黎大宫殿庞贝出土文物大展壁画

样。一般来说，罗马画派避免绘制目光正视的形象，但在这幅画上，殉难的伊非热涅亚却展开双臂，仰视苍天，神态凄楚。另有考古人员大喜过望挖出来的“俄里翁之家”中庭的两幅镶嵌画，其中之一画的天蝎本是月亮女神狄安娜派去蛰死美男子俄里翁的，二者最后分别变成宇宙“猎户座”和“天蝎座”。庞贝废墟大量出土的文物显示，罗马的绘画如同希腊悲剧一样，皆为戏剧面具，其功能不限于美化表象，更在于日常生活中净化人的心灵，以及与当年不时流行的瘟疫抗争。从这层意义上说，艺术不仅要气息浪漫，更应有现实性，能引起当今观众内心的共鸣。在观众踊跃从因特网上预约参观庞贝出土文物大展的同时，《影视综艺》杂志专号以精美图片介绍此次汇集的展品。巴黎电视台“文明的暮色”专题节目播放庞贝古城被维苏威火山



展厅中心区的奥古斯塔皇后雕像

月24日起3天里维苏威火山的淫威。24日清晨6点，火山开始冒烟，到10点时仍佛塔天暴怒，发出隆隆巨响，一根火山灰云柱，直冲九霄，高达3万米，随着风向，庞贝城落下了灼热的厚厚火山灰。下午两点，天地骤暗，一片漆黑，事前毫无戒备意识的庞贝市民此刻惊恐万状，四处奔逃逃生。经过午夜暂时死寂，维苏威火山于翌日6时以翻江倒海之势将从地腹迸发，达到千度以上的炽热岩浆恣意倾泻，致使庞贝全城覆灭，2000居民瞬间丧生，尸体被层层灰石压进6米深的地下，消息震动全欧洲。

庞贝原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种植葡萄的田园牧歌之地，突然从坎帕尼亚的地上天堂变成人间地狱。将近两千年过去了。于今，由于火山脚下水土丰饶，阳光充足，意大利人又返回庞贝，周遭的“红色地带”人口密度竟超过欧洲大都会巴黎。头脑清醒，不那么乐以忘忧的人都知道，今人在那里如同坐在一座火药库上。火山学家一致坦言，他们无法预言维苏威火山在1980年大地震后，何时会再度爆发，会造成何种程度的可怕灾难。历史上，庞贝城跟亚历山大港前边阿布基尔海湾被海水吞没的托里斯-赫拉克雷伊翁城一样，被火山岩浆彻底覆盖，似遭天谴，但却是一种地球生态变化的象征。火山喷发掩埋了当地人生存的幽梦，谱成一曲亚平宁半岛的“长恨歌”。比起畴昔古城，眼下的庞贝废墟名声要大得多，每年吸引200多万游人前去凭吊，体验宇宙的普遍规律，敬畏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祈禱庞贝人昔日的噩梦。